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

話說南京這十二樓，前門在武定橋，後門在東花園，鈔庫街的南首，就是長板橋。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，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，有一個教坊司管著他們，也有衙役執事，一般也坐堂打人。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，他卻不敢和他起坐，只許垂手相見。每到春三二月天氣，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，站在前門花柳之下，彼此邀伴頑耍。又有一個盒子會，邀集多人，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。那有幾分顏色的，也不肯胡亂接人。又有那一宗老幫閒，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、擦爐、安排花盆、揩抹桌椅、教琴棋書畫。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，卻也要幾個名士來往，覺得破破俗。那來賓樓有個雛兒，叫做聘娘。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，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。後來長了鬍子，做不得生意。卻娶了一個老婆，只望替他接接氣，那曉的又胖又黑，自從娶了他，鬼也不上門來。後來沒奈何，立了一個兒子，替他討了一個童養媳婦，長到十六歲，卻出落得十分人才，自此，孤老就走破了門檻。那聘娘雖是個門戶人家，心裏最喜歡相與官。他母舅金修義，就是金次福的兒子，常時帶兩個大老官到他家來走走，那日來對他說：「明日有一個貴人要到你這裏來玩玩。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。這人姓陳，排行第四，人都叫他是陳四老爺。我昨日在國公府裏做戲，那陳四老爺向我說，他著實聞你的名，要來看你。你將來相與了他，就可結交徐九公子，可不是好！」聘娘聽了，也著實歡喜。金修義喫完茶，去了。次日，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。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，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。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，兩個長隨，穿著一身簇新的衣服，傳了進去。陳四老爺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緞直裰，裏邊襯著狐狸皮襖，腳下粉底皂靴，白淨面皮，約有二十八九歲。見了金修義，問道：「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？我幾時好去走走？」修義道：「小的昨日去說了，他那裏專候老爺降臨。」陳四老爺道：「我就和你一路去罷。」說著，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，出來叫那兩個長隨叫轎夫伺候。只見一個小小廝進來，拿著一封書。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童，接過書子，拆開來看。上寫著：

「積雪初霽，瞻園紅梅，次第將放。望表兄文駕過我，圍爐作竟日談。萬勿推卻。至囑！至囑！上木南表兄先生。徐詠頓首。」

陳木南看了，向金修義道：「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裏去，你明日再來罷。」金修義去了。陳木南隨即上了轎，兩個長隨跟著，來到大功坊，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，長隨傳了進去，半日，裏邊道：「有請。」陳木南下轎，走進大門，過了銀鑾殿，從旁邊進去。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，迎著叫聲：「四哥，怎麼穿這些衣服？」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，烏帽珥貂，身穿織金雲緞夾衣，腰繫絲條，腳下朱履。兩人拉著手。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，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。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著欄杆，曲曲折折，來到亭子上。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，望著那園中幾百樹梅花，都微微含著紅萼。徐九公子道：「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，不消到十月盡，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表弟府裏不比外邊。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，卻不見一點寒氣襲人。唐詩說的好：『無人知道外邊寒。』不到此地，那知古人措語之妙！」說著，擺上酒來，都是銀打的盆子，用架子架著，底下一層貯了燒酒，用火點著，焰騰騰的，暖著那裏邊的餚饌，卻無一點煙火氣。兩人喫著。徐九公子道：「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，卻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。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可惜我來遲了一步。那一年，虞博士在國子監時，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，用的都是古禮古樂。那些祭品的器皿，都是訪古購求的。我若那時在南京，一定也去與祭，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了。」徐九公子道：「十幾年來，我常在京，卻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。竟不曾會他們一面，也是一件缺陷事！」

喫了一會，陳木南身上暖烘烘，十分煩躁，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。管家忙接了，摺好放在衣架上。徐九公子道：「聞的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，那時卻也還有幾個有名的腳色，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，卻要一個看得也沒有？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腳色？」陳木南道：「論起這件事，卻也是杜先生作俑。自古婦人無貴賤。任憑他是青樓婢妾，到得收他做了側室，後來生出兒子，做了官，就可算的母以子貴。那些做戲的，憑他怎麼樣，到底算是個賤役。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，定要幾個梨園中人，雜坐衣冠隊中，說長道短，這個成何體統！看起來，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！」徐九公子道：「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，若是我家，他怎敢大膽？」說了一會，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熱，忙脫去一件衣服。管家接了去。陳木南道：「尊府雖比外面不同：怎麼如此太暖？」徐九公子道：「四哥，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，雪所不到？這亭子卻是先國公在時造的，全是白銅鑄成，內中燒了煤火，所以這般溫暖。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！」陳木南聽了，纔知道這個原故。兩人又飲一會。天氣昏暗了，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，磊磊落落，點將起來，就如千點明珠，高下照耀，越掩映著那梅花枝幹，橫斜可愛。酒罷，捧上茶來喫了，陳木南告辭回寓。

過了一日，陳木南寫了一個札字，叫長隨拿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，買了許多緞疋，做了幾套衣服，長隨跟著，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。到了來賓樓門口，一隻小猓狗叫了兩聲，裏邊那個黑胖虔婆出來迎接。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，慌忙說道：「請姐夫到裏邊坐。」陳木南走了進去，兩間臥房，上面小小一個粧樓，安排著花瓶、爐几，十分清雅。聘娘先和一個人在那裏下圍棋，見了陳木南來，慌忙亂了局來陪，說道：「不知老爺到來，多有得罪。」虔婆道：「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。你常時念著他的詩，要會他的。四老爺纔從國公府裏來的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兩套不堪的衣裳，媽媽休嫌輕慢。」虔婆道：「說那裏話，姐夫請也請不至！」陳木南因問：「這一位尊姓？」聘娘接過來道：「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，是我們南京的國手，就是我的師父。」陳木南道：「久仰。」鄒泰來道：「這就是陳四老爺？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，是一位貴人。今日也肯到這裏來，真個是聘娘的福氣了！」聘娘道：「老爺一定也是高手，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？我自從跟著鄒師父學了兩年，還不曾得著他一著兩著的竅哩！」虔婆道：「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，我下去備酒來。」陳木南道：「怎好就請教的！」聘娘道：「這個何妨，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。」就把棋枰上棋子揀做兩處，請他兩人坐下。

鄒泰來道：「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的。」陳木南道：「先生是國手，我如何下的過！只好讓幾子請教罷。」聘娘坐在傍邊，不由分說，替他排了七個黑子。鄒泰來道：「如何擺得這些！真個是要我出醜了！」陳木南道：「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，而今下個彩罷。」取出一錠銀子，交聘娘拿著。聘娘又在傍邊偏著鄒泰來動著。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。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，到了半盤，四處受敵，待要喫他幾子，又被他佔了外勢；待要不喫他的，自己又不得活；及至後來，雖然贏了他兩子，確費盡了氣力。鄒泰來道：「四老爺下的高！和聘娘真是個對手！」聘娘道：「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，今日一般也輸了！」陳木南道：「鄒先生方纔分明是讓，我那裏下的過！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。」鄒泰來因是有彩，又曉的他是尿基，也不怕他惱，擺起九個子，足足贏了三十多著。陳木南肚裏氣得生疼，拉著他只管下了去；一直讓到十三，共總還是下不過，因說道：「先生的棋實是高，還要讓幾個纔好。」鄒泰來道：「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，卻是怎麼樣好？」聘娘道：「我們而今另有個頑法。鄒師父，頭一著不許你動，隨便拈著丟在那裏就算。這叫個『憑天降福』。」鄒泰來笑道：「這成個甚麼款！那有這個道理！」陳木南又偏著他下，只得叫聘娘拿一個白子混丟在盤上，接著下了去。這一盤，鄒泰來卻殺死四五塊。陳木南正在暗歡喜，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，打個不清。陳木南又要輸了。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覆雪的貓，望上一撲，那棋就亂了。兩人大笑，站起身來，恰好虔婆來說：「酒席齊備。」

擺上酒來，聘娘高擎翠袖，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；第二杯就要奉師父，師父不敢當，自己接了酒。彼此放在桌上。虔婆也走來坐在橫頭。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，虔婆自己也奉一杯酒，說道：「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喫過好酒好肴的，到我們門戶人家，那裏喫得慣！」聘娘道：「你看儂媽也韶刀了！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喫，定要到國公府裏，纔喫著好的？」虔婆笑道：「姑娘說的是，又是我的不是了，且罰我一杯！」當下自己斟著，喫了一大杯。陳木南笑道：「酒菜也是一樣。」虔婆道：「四老爺，想我老

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，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裏，我卻不曾進去過，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！我聽見說，國公府裏不點蠟燭。」鄒泰來道：「這媽媽講獸話！國公府不點蠟燭，倒點油燈！」虔婆伸過一隻手來道：「鄒大爺，櫃子兒你嗒嗒！他府裏『不點蠟燭，倒點油燈』！他家那些娘娘們房裏，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，照的一屋都亮，所以不點蠟燭！四老爺，這話可是有的麼？」陳木南道：「珠子雖然有，也未必拿了做蠟燭。我那表嫂是個和氣不過的人，這事也容易，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，你老人家就裝一個跟隨的人，拿了衣服包，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。」虔婆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眼見希奇物，勝作一人！我成日裏燒香念佛，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，帶我到天宮裏走走，老身來世也得人身，不變驢馬！」鄒泰來道：「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裏去，他們認做古廟，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，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！」一齊大笑。虔婆又喫了兩杯酒，醉了，涎著醉眼說道：「他府裏那些娘娘，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！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，就比下來了！」聘娘瞅他一眼道：「人生在世上，只要生的好，那在乎貴賤！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？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，遇著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，一個個團頭團臉的，也沒有甚麼出奇！」虔婆道：「又是我說的不是，姑娘說的是，再罰我一大杯！」當下虔婆前後共喫了幾大杯，喫的七七斜斜，東倒西歪。收了傢伙，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泰來家去，請四老爺進房歇息。

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裏，聞見噴鼻香。窗子前花梨桌上安著鏡臺，牆上懸著一幅陳眉公的畫，壁桌上供著一尊玉觀音，兩邊放著八張水磨楠木椅子，中間一張羅甸床，掛著大紅紬帳子，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，枕頭邊放著薰籠，床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櫺，結成一個流蘇。房中間放著一個大銅火盆，燒著通紅的炭，頓著銅鈔，煨著雨水。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來，安放在宜興壺裏，沖了水，遞與四老爺，和他並肩而坐，叫丫頭出去取水來。聘娘拿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膝上，問道：「四老爺，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，你幾時纔做官？」陳木南道：「這話我不告訴別人，怎肯瞞你。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是我薦了，再過一年，我就可以得個知府的前程。你若有心於我，我將來和你媽說了，拿幾百兩銀子贖了你，同到任上去。」聘娘聽了他這話，拉著手，倒在他懷裏，說道：「這話是你今晚說的，燈光菩薩聽著！你若是丟了我，再娶了別的妖精，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，我只把他背過臉來，朝了牆，叫你同別人睡，偎著枕頭就頭疼，爬起來就不頭疼！我是好人家兒女，也不是貪圖你做官，就是愛你的人物！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！」丫頭推開門，拿湯桶送水進來。聘娘慌忙站開，開了抽屜，拿出一包檀香屑，倒在腳盆裏，倒上水，請四老爺坐，洗腳。

正洗著，只見又是一個丫頭，打了燈籠，一班四五個少年姊妹，都戴著貂鼠煖耳，穿著銀鼠、灰鼠衣服進來，嘻嘻笑笑，兩邊椅子坐下，說道：「聘娘今日接了貴人，盒子會明日在你家做，分子是你一個人出！」聘娘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姊妹們笑頑了一會，去了。聘娘解衣上床。——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，柔若無骨，十分歡洽——。朦朧睡去。忽又驚醒，見燈花炸了一下。回頭看四老爺時，已經睡熟，聽那更鼓時，三更半了。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，替四老爺蓋好，也便合著睡去。睡了一時，只聽得門外鑼響，聘娘心裏疑惑：「這三更半夜，那裏有鑼到我門上來？」看看鑼聲更近，房門外一個人道：「請太太上任。」聘娘只得披繡襖，倒鞞弓鞋，走出房門外。只見四個管家婆娘，齊雙雙跪下，說道：「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，特著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，同享榮華。」聘娘聽了，忙走到房裏梳了頭，穿了衣服，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，穿帶起來。出到廳前，一乘大轎，聘娘上了轎，抬出大門，只見前面鑼、旗、傘、吹手、夜役，一隊隊擺著。又聽的說：「先要抬到國公府裏去。」正走得興頭，路旁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來，一把從轎子裏揪著聘娘，罵那些人道：「這是我的徒弟，你們抬他到那裏去！」聘娘說道：「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，你這禿師姑怎敢來揪我！」正要叫夜役鎖他，舉眼一看，那些人都不見了。急得大叫一聲，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，醒了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公子，忽為閩嶠之遊；窈窕佳人，竟作禪關之客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